

通志堂經解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六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有此四事者以鄭註下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故也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學中名爲鄉先生使之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於天子諸

侯之鄉則升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先為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擇學士之最賢者為賓次則為介又次者為衆賓此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此則州長為主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為主人此鄉飲酒義說儀禮鄉飲酒也鄭註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雷註云大夫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懸則鐘磬皆有今惟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

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故經稱鹿中記云古則鹿中也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公輔佐文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先盡其性於上以為禮樂政刑之大本也四者有本莫不源源而流於其民於是采其賢能豪傑可以表民者列為百辟侯於六服俾行其禮樂政刑以制其民之過不及者咸用中於五品焉是以君臣盡其義父子盡其仁兄弟盡其道夫婦盡其德朋友盡其忠信溥天之民莫不盡其性以致中和也愷悌之風浹於四方而萬物由之得以盡其性矣此靈臺之詩所以樂其有靈德及於鳥獸昆蟲而行葦之詩以嘉其忠厚仁及草木也然而究贖其本莫不首善於六鄉以篤其風化之所自也故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

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所以束之入乎三物也以五禮防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獄訟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然則六服五等諸侯之封爲國者千有七百九十三自三鄉三遂而降莫不敎此授敎於大司徒而摹範其民俾建其中焉然此溥天之民一有弗盡其性以充中和而任乎情僞過與不及者無所以自容也故其敎官五家爲比則長之以下士五比爲閭則胥之以中士四閭爲族則師之以上士五族爲黨則正之以下大夫五黨爲州則長之以中大夫五州爲鄉則以卿爲之大夫以綱其鄉之敎典而紀之以州黨族閭比之官莫非三物之爲職也大司徒則掌王之敎典而天下鄉遂都鄙主其民者必授敎法如六鄉之綱紀焉故族則有

里校黨則有序州則有庠鄉則有學司徒則有大學所以萃其英才而敎之三物也而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礪其德行也以觀其賢能也以采其髦俊也又設司諫之官以糾其德行司救之官以禁其奇袤調人之官以平其讐難媒氏之官以合其昏姻則風移俗易以不盡性於中和爲愧爲恥爲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爲王道之範圍爲風俗之砥礪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其謂此乎

藍田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然正禮無正齒位之事而此篇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乃所以正齒位也但此禮畧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酒凡有四事唯飲國中賢者於經無文但此篇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則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君子謂鄉大夫士則飲國中賢者義或然也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必四而已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借鄉人而言之也此篇凡五章初言尊讓潔敬所以免人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長樂陳氏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也而人情無節則亂故

先王有禮以制之焉書曰有正有事無彝酒則非時而飲者皆禁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戒也蓋酒之爲物易荒者也而其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故不能節之則其所以養之者適所以害之故古人之在上者樂至於無厭猶足以速其亡而況於民乎是故節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鄉黨莫如齒故古者於鄉必飲酒以序齒言且飲酒者人之所樂序齒者人之所難因其所樂而寓之以所難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清江劉氏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

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惟其德也然後民退而崇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惟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惟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惟鄉飲酒乎

董氏曰古者聖王之制禮樂也既治其大者不忽其小者天子之都廟朝之上既已煥乎其有文章矣而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州閭鄉黨之間冠昏喪祭饗燕飲射莫不有禮莫不有樂文理備具所以與天下之民共由之使人日從事乎其間故其教化之成也孝弟忠信仁義之美達乎州閭而行乎道路後世之制禮樂也事其大者不事其小者致詳於天子之所獨行而減裂於衆人之所常用朝廷

之聲名文物則粲然莫不有制鄉黨教化之具則往往缺然不講故雖有禮樂而卒不足以美教化移風俗何者天子之所獨行不接於下民之耳目也夫民目常見之耳常聽之身常從事乎其間然後靡然不覺大化之陶已也目不常見之耳不常聽之身不常從事乎其間欲使之化不可得也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禮在先王禮樂之中最其小小者也而孔子於以知王道之易易然則禮樂之爲用惟其小而近於民者最爲王教之本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

矣不闕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 所以免於人禍也故
聖人制之以道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觶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
至謂始升時拜賓至道謂此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飲酒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
聖人制之以道也此鄉大夫迎賓故於庠門外主人將獻
賓時以水盥手洗爵及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
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敬絜之意也賓與主人升堂之後
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賓之至也拜至訖洗爵而
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
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
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也案
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

曰序也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
不別立也

藍田呂氏曰鄉飲之禮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於拜迎庠
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絜清之道接賓則見於盥洗
揚觶之際盥手洗爵始獻賓之節也既獻之後舉觶酬賓
亦盥洗而揚觶不敢慢也極其所以賓主之敬則見於拜
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也賓拜主人洗主人受拜賓洗是
也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人受酢賓受酬獻酢酬者拜送
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賓主獻酬卒爵皆拜也君子之相接
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
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
人皆將遠於闕辯而免於人禍則先王制禮也有道非苟
爲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長樂陳氏曰因賓賢而爲飲則不失於養人而所飲者備禮則人不至於亂然所謂禮者豈一端而已哉禮見於交際行之於學所以尊重事也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也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既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之在我者卑則於人爲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以之接懽然而恩以之愛不期於闕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已無亂小人由之而不能知君子知之而不能名此聖人制之以道者也楊子曰行禮於此而民得於彼矣其制豈非以道乎

嚴陵方氏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養老爲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乎禮莫重於拜拜則敬之至矣故曰所以致敬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尊讓絜敬則不褻矣故曰君子之所以相接也闕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不闕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斯暴之亂人者人斯亂之唯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馬氏曰主人者或以鄉大夫或以州長或以黨正隨其行禮之時也入三揖而後至階者主所以致尊於賓也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於主也觶爵容三升者也傳曰粲然有文以相接尊讓絜敬者文也故君子用之以相接也聖人制之以道者制之於暴亂之前也聖人用道而制禮者

也賢人知道而由禮者也衆人無知而制於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道者義之所自出言鄉飲酒之禮則所貴者義也言鄉飲酒之義則所出者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

以事賓也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絜猶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設尊及玄酒又羞出自東房及東榮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以鄉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間示賓主共有此尊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面設尊玄酒在

左謂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者謂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來記者皆舉儀禮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

藍田呂氏曰酒主人之物而曰賓主共之者賓主皆酌此尊且明君子之財當與人共不自有也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爲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長樂陳氏曰夫禮見於物則其致飲有尊其致食有羞其致絜有器賓主共之者言其飲也羞出自東房者言其食也洗當東榮者言其器也盡於鄉人言士君子所以別遂

人之爲氓以夫鄉主教遂主耕故也房在東則戶在西也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爲主共西者賓之位而賓所酬者爲賓共唯夫賓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尊所以間於房戶之中以見意歟且有尊則有酒矣而酒以玄者玄爲北方之天道而用之所以貴其質又將以教民不忘本也

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舉四例之禮皆同固兼言之也玄酒者以黑黍和於水而爲之其爲色則幽其爲味則淡貴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東榮亦主人所在故曰主人所以自絜

馬氏曰東主位也鄉人士君子者言其行禮之人也尊於房戶之間至自絜以事賓言其行禮之事

山陰陸氏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

周官所謂賢能是歟

賈氏曰榮即今之搏風䟽云屋翼榮者與屋爲榮飾翼者與屋爲翹翼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凝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主人之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三賓謂衆賓也四面之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主象夏始賓象冬始僎象春始介象秋始

藍田呂氏曰三賓者衆賓之長者也其所以輔賓猶三光之輔於天也三光蓋星之大者有三也其名不可得而考也先儒謂三大辰心爲大辰代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示

莫知其所稽也月晦三日而後明生於魄故曰成魄讓之三者取象成魄於三日也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人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行萬物之所發生天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之尊嚴氣也賓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故賓主以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天下之理義存焉天下之理義無所不通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也不在乎他在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然後得於身得於身則與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同之故誠之而至誠乃天之道是亦聖人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日月星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固以象三兩之數介僎之輔賓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爲之體必資陰陽以爲之用有陰陽以爲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爲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爲嚴以陽而溫溫則爲厚則嚴凝者陰之氣

也陰生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爲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賓黨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謂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數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興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

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故必以道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主人坐東南象夏猶大室在巽也賓在西北象冬猶水室在乾也他倣此俎豆有數曰聖爾雅所謂獻聖也此歟言以體長幼爲鄉飲酒禮言之楊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德也者得也得之身而足德得於身還以得身聖人務德大人務業

馬氏曰主人者尊賓而賓接以義故賓位西北天地之生盛於東南天地之成盛於西北主以生而接賓賓以成而報主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賓主有事事皆有意俎豆有

數數皆有義推意於事推義於數非聖人不能故曰聖聖有所立而行之者又將以敬則謂之禮長幼出乎性用禮以體別之則謂之德蓋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石林葉氏曰主人致敬於賓其尊之象天主人以物養賓其親之象地介則居乎兩間以象陽之助天者也僕以卑巽接人而輔主則象陰之助地者也賓以義成人故坐於陰之盛地而介則坐於西南以始成乎賓道也主人以仁爲德故坐於陽之盛地而僕則坐於東北以始成乎主道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主人以仁接賓而在東南則生氣之盛位故亦曰天地盛德氣也賓者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

接人以義也若夫介僎所以輔賓主而必居陰陽始生之地者何也蓋輔之者所以成之也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道也陰陽以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以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主以仁接人賓以義接人皆有事者也長者俎豆多幼者俎豆少皆有數者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鄉飲酒之義也義則禮之情而已知禮之情者能作故曰聖有其情則必有其文文在外者也不敬以直內則所謂鄉飲酒者亦文而已故將之以敬曰禮必曰聖人務焉何也蓋莫不有事而當務之爲急所貴乎聖人者以其知務也三代之王教其民以孝弟者常先於鄉飲則亦急於當務而已又曰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以東南西北爲位則設席當射角占兩面蓋各本其氣自始至於盛也古爲位未有射角者

故近歲行此禮多不能曉蔽於主居東方之言往往以東西相向若然是兩面而已且言賓必南鄉又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賓主皆在西而賓言南鄉可見其位連於北介東鄉其位連於西矣古書多互見言賓如此則主之東南亦可以類推大抵讀書不可執一須前後參見其義未嘗不顯但學者鹵莽耳

廬陵胡氏曰四面之坐必取四時之始者春秋謹始之義制敵度宜曰義賓與主敵不失其宜是接以義周官行人掌客司儀掌訝凡四職皆賓客之事而列於秋取天地之義氣也君子以友輔仁僎者主人之友賓曰聖克念曰聖生知曰聖大而化之曰聖事無不通曰聖仁且知曰聖仁義又近聖焉聖之取名多矣此言仁義接而繼之曰聖則聖者指仁義言也大司徒之職以仁義聖爲六德故此謂

之德也德也者得於身謂仁義禮躬行自得而非偽爲也
古之學術道者謂賓賢之人學道藝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
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
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
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鄭氏曰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
酒爲觴實祭薦祭酒齊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
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
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齊肺者祭
酒後興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
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

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末
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
尚左手齊之興加於俎坐浼手遂祭酒齊肺在前祭酒在
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
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以言此席之設本不爲飲
食蓋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齊肺敬主人之
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
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
西階上不就席啐解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也啐纔始
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
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上上亦
正也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

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餐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勞吾子然則君子之於飲食飽於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酒之禮蓋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荅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臠之坐祭酒興席末啐酒主人之禮賓不敢不荅故祭薦祭酒敬主人之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而不在食臠以嘗之啐以成之也啐於席之末不於席之正者明是席之正在於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於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之矣一飲食之間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爲末節也

嚴陵方氏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之所貴也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臠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則獻賓之觴也卒觴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飲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觴西階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不爭者飲食之所用故以財言之

石林葉氏曰啐酒於席末既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臠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爲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鄉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觴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

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老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孔氏曰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案鄉飲酒禮賓賢能

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倍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所以立於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六十者三豆九十者六豆者以其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實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倍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鄉射謂春秋二時州長聚合其民爲射禮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孝弟之行以此

而成立也儀禮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鄭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爲度雜記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鄭云州黨鄉之屬者言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此鄭別解州黨而謂之鄉也鄉之所居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爲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爲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侯國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已縣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故引以相

證也

藍田呂氏一百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雞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千四代之養皆於庠序更用饗燕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老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衆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而射冬行黨正之正齒位鄉黨習見儀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六十者坐而役使人者也五十者立則若役

於人者也而長者於是乎尊矣民之尊長有從兄之儀而後能爲人弟也六十則三豆七十則四豆八十則五豆九十則六豆年愈多者豆愈加而老者於是乎養矣民知養老則有事親之仁而後乃能入孝也籩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其陽則天產所以養其陰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夫人入能孝而出以之養老入能弟而出以之尊長而教不成國不安者未之有也然所謂教者亦何嘗家使之至而日使之見哉合之鄉射因之鄉飲而爲之教則不期於化而自化矣蓋射所以觀德也飲所以尚齒也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言庠而繼之以射是鄉之有習射尚齒矣而鄭氏以爲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爲主者不已誤邪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有飲於

黨而正齒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有射於黨以觀德者以夫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也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序是也賈公彥以爲射之有飲酒誤矣夫惟黨積而爲州州積而爲鄉故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乃其意也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老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

以明養老也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
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
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
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
其國則其教豈有虧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既成矣而國豈
有危疑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特行之於一
學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之所及乃與家至不異特行之
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
由制之以道而已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
酒之禮故言合諸鄉射也

廬陵胡氏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謂聚其民於鄉射以
教之鄭謂此章說鄉飲酒是黨正正齒位非鄉大夫飲酒
也其義蓋以儀禮鄉飲酒無正齒位之禮而此云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是黨正齒位也案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
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以齒
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說鄉飲酒是鄉大夫
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用長射矣若實州黨則
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
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
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速賓
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
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觀鄉之言以結成鄉飲之義并明主人

待賓貴賤之別及於賓介禮之隆殺也孔子言觀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重言易易取其語順也主人親速賓并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賓介至門主人拜之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也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案鄉飲酒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衆賓不酢而降者案鄉飲酒主人獻衆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雖繁而不可亂也因親疏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爲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密察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爲君臣言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抗之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羣居亦有尊也喪祭燕飲皆有賓有衆賓則賓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賓介與衆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與衆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酢階拜送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賓可知矣及衆賓則升爨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爨於介可知矣於一

等之中寢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親速者躬至其家而召之也不言衆賓則此止言賓者三賓也三賓貴於衆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拜之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別矣主酌賓爲獻賓荅主爲酢主又荅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己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爲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爲之殺故其序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廬陵胡氏曰觀鄉飲酒有尊賢尚齒之法知王者教化之

道平易近民也易猶檀弓云易則易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七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
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
而不流也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
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
一人或爲二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樂賓罷則以禮正之之事
工入升歌三終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
一終也主人獻之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人入於堂
下奏南陔白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
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
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此皆鄉飲酒之文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是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

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

長樂陳氏曰工入升歌三終堂上之樂也則笙入三終者堂下之樂也記曰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此之謂也而歌之者一篇爲一終則三終者三篇也鹿鳴燕嘉賓之詩也而歌之所以示事言今之所飲者皆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而勞之所以示勸言今之來者皆可勸者也及夫賓既至矣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之詩所以繼也其詩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此工入之三也南陔相戒以養也而樂

歌焉此與夫投壺之歌養者類矣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而樂歌焉此與夫人饗之清廟者類矣而清廟所以示德故曰白華者示德也白華所以示其德則南陔所以示其行及夫外有行而內有德矣不得其時而飲之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之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此笙入之三也夫示事也示勸也示情也此主人之所以事人者也示德也示行也示禮也此主人之所以成己者也故主人獻之若夫相代而爲間歌相同而爲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間代也上下之樂於是乎代作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

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此間歌之三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者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又樂書曰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河南程氏曰二南之分以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大妣之化者屬之周南以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大妣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爲得之謂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間被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嚴陵方氏曰主人獻其所奏樂者即儀禮言卒歌主人獻工是也樂工之賤亦獻之者示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歌者在工故曰升匏竹在下故曰入升堂所以示德笙歌所以示事間歌以示相成之義合樂以示相與之情故其別如此雖然均是詩也或歌之或笙之者以其序之先後而爲之別也序之先者則歌之於上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曰升歌三終是矣序之後者則笙之於下若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入三終是矣至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歌關雎則笙鵲巢之類凡一十二篇亦莫不以序之先後而爲之上下焉歌亦笙止謂歌者以笙與歌相間故也合樂兼有笙歌而通謂之樂者以其兩者相合而爲樂故也上言主人獻之者獻歌工也下言主人獻之者獻笙工也間歌合樂而不言獻者以皆有笙有歌其所奏之樂即其所獻之

工故也夫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言君之待臣有以得其歡心若是者德也德成而上故升歌之以示德南陔白華華黍言子之事親又以致其和氣若是者事也事成而下故笙入之以示事間歌之詩六篇若嘉魚之類言賢和於上若崇丘之類言物和於下上下交和則有相成之義故間歌之所以示相成之義也合樂之詩六篇若關雎而下言聖人之化若鵲巢而下言賢人之化聖賢同化則有相與之情故合樂焉所以示相與之情也且鹿鳴嘉魚而下則小雅而已然不及大雅關雎鵲巢而下則風而已然不及頌何也小雅大雅皆言政而大雅之政爲大風與頌皆言德而頌之德爲盛鄉飲酒之禮止行之於一鄉故止歌風而不歌頌歌小雅而不歌大雅夫樂衆矣止曰笙入何也以鄉飲不若燕禮之大亦猶投壺不若射禮之大故止命

弦而已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亦用瑟而經不言者以笙為主故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則以反爲文故也工告樂備遂出則樂豈至於淫乎一人揚觶乃立司正則酒豈至於亂乎

清江劉氏曰由庚崇丘由儀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口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下由庚崇丘由儀放此

新安朱氏曰今案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

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樂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註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是也亦有用鐘鼓奏之者諸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后妃夫人同是文王之化召南是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諸侯之禮故稱夫人周南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天子之禮故稱后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

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鄭氏曰遺猶脫也忘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曰此明旅酬長幼無被遺棄及飲酒無數猶能節文不至於亂又總結上五種之事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降說屨升堂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以前皆立而行禮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謂無筭爵也朝後行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

一國若狂無不醉也賓出拜送言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關少是在燕樂而不至亂也彼國謂天下諸侯也

新安朱氏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藍田呂氏曰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則有禮也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均則仁矣仁義而且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於天下此禮是也

嚴陵方氏曰降說屨升坐者降階說屨升堂而坐也脩爵無數者修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焉所以知其安燕而不亂也五

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馬氏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實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蓋自始以至終皆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廬陵胡氏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而天下正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

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曰此記者覆說鄉飲酒有所法象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地之政教出于大辰亨狗於東方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東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也

藍田呂氏曰此至篇末申言鄉飲酒之禮又有所法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

長樂陳氏曰禮見於賓主則立賓以象天天尊也而用賓之卑以象之蓋賓者禮所伸故也立主以象地地卑也而用主之尊以象之蓋主者禮所屈故也此賓主之所以象天地也三賓則衆矣何以知之此禮有曰賓主有曰介僎而又有衆賓焉故曰衆賓升受坐祭又曰衆賓自入是以知其然不言衆賓而言三賓何也樂爲陽而禮者陰之類

也古之言禮者多以陰而鄉飲者禮之盛也進之而有三揖退之而有三辭分之而有三賓所以象國之三卿所謂三者豈非言禮者必以陰而取法於月乎蓋月三日則成魄而未至於三焉者非魄也三月則成時而未至於三焉者非時也故過乎三則已甚不及乎三則爲未成此衆賓之所以爲三賓而與夫三辭三揖者類與牲用狗者狗之爲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嚴陵方氏曰日者陽之精陽生於非而出於東故坐僎於東北以象日月者陰之精陰生於南而成於西故坐介於西南以象月前言陰陽此言日月者陰陽之義配日月其實一也曰日月又曰三光與孔子閒居言天地又言三無私同義或言立或言設何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

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僕則是立賓立主於前乃設介僕於後也故於賓主則曰立於介僕則曰設焉三賓即賓也以其有別於衆賓故謂之三賓而亦言立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爲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爲教之本也凡植物皆地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產不特狗也而特亨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辰窮於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屬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亨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壘者蓋酌之於壘而滌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馬氏曰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

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有經有緯有紀有綱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參於經紀之間左海者水之無窮言主人之養人無窮已也

廬陵胡氏曰天所以示民時早晚時之政教繫焉故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周公誥康叔曰有政有事無彝酒又曰其爾典聽朕教夫聖人豈以飲酒爲常哉亦有政教存焉故鄉飲必先政教之本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介必東鄉介

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摯摯斂也察猶察察嚴毅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覲其間也東方者春產萬物者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終更總明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仁恩也中者藏也者北方萬物所歸藏也介賓主也者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

上以介覲隔賓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也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橫渠張氏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賓主而已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尊其賢欲明其尊賢

藍田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

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借則北方北方藏也借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主人居東方者禮之所由出猶東方之產萬物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爲蠱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產萬物所以爲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貸而有益意蓋有所假則必有所益也故生之以爲養增之以爲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爲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慘而不舒者物之情也詩曰秋日

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爲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爲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爲仁右爲義向左仁背右義非以夫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邪

嚴陵方氏曰賓雖坐於西北而其鄉必南言賓必南鄉則主必北鄉可知矣天子者盡人道以成位乎天地之中則其左右鄉借可不合其德乎春以木德爲仁夏以火德爲禮秋以金德爲義冬以水德爲知別五行之德言之則如此若夫合陰陽之道言之則春夏以陽而無非仁秋冬以陰而無非義也秋冬既無非義然不謂冬爲義者以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也以其饒至於夏猶爲仁以其乏止於秋已爲義此言鄉飲酒之坐及於天子之立何哉夫以一鄉之坐足以見天子之立則飲酒之義固非苟然而已則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有在乎此也前言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則此言介必東鄉又以見僎之西鄉矣前言四面之坐其以是歟賓南鄉主北鄉而介東鄉焉則介于賓主之兩間矣故曰介賓主也介之得名又以是歟主人雖坐于東南而北鄉然所居則以東方爲正也東方者產萬物之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焉此所以必居東方也前言羞出自東方主人共之亦此意然必曰造何也蓋爲而就行而至皆曰造膳羞則饗人之所治必爲而就也庖廚則君子之所遠必行而至也故飲食必以造言之而居之之所亦謂之造焉膳夫言卒食以樂徹于造是矣王制言大國次國皆三卿故此言建國必立三卿而鄉之三賓則有三卿之象故足以爲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馬氏曰春木爲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爲摯斂則知春夏爲發散也以冬爲中藏則知春夏爲外發也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

山陰陸氏曰春所以產之產之者聖也冬所以復之復之者神也假之者仁也愁之者義也借藏聖人以此退藏於密是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向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主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再言三

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

江陵項氏曰此鄉飲酒義也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乃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備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此章當在上文賓必南鄉之下末句當云產萬物者聖也

石林葉氏曰道成於三而月也時也天之道也國之鄉也鄉之賓也人之道也論鄉飲而至於三賓則政教成而禮行矣所以為本所以謂之禮之參也

新安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疏知其繆而曲徇之故既有月明盡而生魄之說又言月二日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邪此其大義本不足言而疏於例亦當削去今特著之以明述此義者之繆不足深究云

射義第四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故也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

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虞書云侯以明之則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長樂劉氏曰射之所以爲藝而次於禮樂者有足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命也何哉鄉三物之爲教也六德出於性弗能盡其性則德有弗備矣六行出於誠弗能存其誠則行有弗篤矣是故君子之學也閑其邪所以存誠也存其誠所以盡性也盡其性所以畜德也畜其德所以植行也然則六行之本在德六德之本在性盡性之道在乎誠

明存誠之道在乎閑邪而播其德行於五品者其惟六藝乎禮樂所以載其德行而致之君親者也射所以觀其德行而正其用捨者也然而人之稟受或自誠而明或自明而誠誠矣則無不明也明矣則無不誠也然性可盡矣性盡則六德可畜德畜則六行可植行植則無所入而不自得矧於射乎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射禮何取也蓋不能射則是不能防患不能防患者不能有其身者也不能有其身則是不能入於道者也不能入於道不能制於法者也是故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也則驅諸射而射者人之所難也則舉而爲之制自天子之尊必有射諸侯以至於爲卿大夫士皆行之則天下四方之遠者莫不化詩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此禮之言射貴賤上下各有其

法與其義而不相廢也禮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此三者儀禮所謂禮射也蓋天子有郊廟之事而擇士以射之則謂之大射以夫大射者天子之禮也諸侯來朝之時而爲射以樂之則謂之賓射以夫賓者諸侯之禮諸侯言賓則天子爲主矣至於燕射則卿大夫燕以射之而已雖然大射祭也賓射朝也燕射禮也自類而推之蓋不獨此也以其聘禮而有射禮則謂之聘射所謂聘射之禮至大禮也是已以其飲於鄉而有射禮則謂之鄉射周官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已以其會於州而有射禮則謂之州射州長之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已以其習射必有射禮則謂之武射司弓矢所謂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槥質而鄭氏言試弓矢以習武是也以其行軍而有射禮則謂之軍射樂記所謂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是

也夫此數者皆射也然就其中而攷之則軍射者禮之變爲不足道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孔氏曰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荅拜似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藍田呂氏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

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

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

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

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之所以樂爲之也

山陰陸氏曰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鹿鳴賓主之道也非君臣之道也故先王於燕禮更以明君臣之義燕義曰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燕禮以示慈惠上之事也故諸侯之射以示

慈惠爲主鄉飲以序齒族不必上所惠也故鄉大夫爲賓有事則拜而答之所謂明君臣之義也示齒族則不嫌於有別也故長者其豆多少者其豆寡賓介相酬則少長以齒此所謂明長幼之序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賓射之的謂之正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禮

射有主皮之射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所謂大射鄉射是也
爲力者主皮之射也主皮者主於獲而已尚力而不習禮
故爲力不同科也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
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
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
于福也始進揖當福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
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肘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
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
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爲繁
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
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
安佚也若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怠惰傲慢
之氣生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

安於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
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
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
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于久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
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則不疑其所行矣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
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
矣故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
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
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
矣

長樂劉氏曰士之爲道也德潛於性而行隱於中非如聲

色之有形可得而知也而況雜之以情僞乎唯射之中否可以見其心之失得而性之存亡也經曰內志正外體直則持弓矢審固者謂射者必正其志也有幸勝之志則不勝矣有求中之志則不中矣有祈爵之志則失爵矣有憚負之志則必負矣是謂內志不正者也志正而不惑謂之審克正而必中謂之固然則持弓矢審固者誠明純備而六德在我者也揖讓而升當物而射周旋中度者足以知其禮矣騶虞貍首蘋蘩迭奏不失其節者足以知其樂矣正己而后發不中則反求諸身不怨勝己者足以知其仁矣必取其爵而人不以為貪必居其勝而人不以為爭者足以知其義矣性情交勝不欺於人失得由中不罔於外者足以知其信矣中於百步之外志正而不惑者足以知其知矣是故誠明克於內者禮樂中於節審固定於心者

正鵠應其手好惡存諸心者莫可得與於是也所以先聖王用之以擇賢才而觀其德行然後取而用之無不中矣不曰射者可以成人之德行而正其性乎

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貌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止曰觀德行而已及其合天子諸侯言之故必曰觀盛德焉

馬氏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此其一隅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正直為正內志言正亦言之法若落箭不固也若出塚不審也審在上亦言之法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鄭氏曰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紘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蘋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以騶虞爲節者歌騶虞之詩以狸首爲節者歌狸首之詩也射人云騶

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蘋皆五節鄉射註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爲志諸侯以時會爲志大夫以循法度爲志士以不失職爲志明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爲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王之五節先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又樂書曰樂師凡射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三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

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豸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事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觀盛德乎王道成於騶虞則主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蘋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射節乎不言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清江劉氏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非

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厚壤所歌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貍首之害已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藍田呂氏曰騶虞樂官備者騶虞官也所以養六畜也虞山澤之官也所以阜繁鳥獸草木者也騶虞之官以生物爲之職惟恐庶類之不繁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未有不王者也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王政行則騶虞之官修騶虞之官修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矣彼茁者葭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狃則鳥獸蕃息矣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乎二官故天子之射以具

為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先儒謂騶虞者義獸白質黑文不食生物其說既無據而又曰樂官備者謂一發五狝喻得賢多亦牽會為之說也狸首樂會時者狸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及此篇所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疑皆狸首之詩也狸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不以微薄廢禮猶白茅死麇可以聘如玉之女匏菜兔置可以為君子之獻也執手者所以道舊結歡也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者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所以采蘋采藻盛之湘之

范震

真之皆在家所習教成之事也大夫妻已嫁能循在家姆教之法度乃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乃可以與國以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蘋不失職者采蘋之詩言夫人不失職所謂采蘋于澗沼之中用之公侯之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者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唯敬以從事是為不失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敬恭朝夕事事而已然後盡士之職而不愧故士之射以此為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於聲色臭味之間無非所以示人者也薰沐漸

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射之爲義容體既比於禮又欲其節比於樂樂不可以無尊卑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其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無暴亂之禍矣夫使君臣上下皆習是禮聽是詩以進是德成是功則國不安者未之有也故明於禮樂其盛德之事歟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嚴陵方氏曰節者樂歌之節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蓋謂是矣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爲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爲節者樂御而射以禮雖然射必以樂爲節何也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可黷也習而不已其弊必至於黷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且武者威也先王以之飾怒樂者樂也先王以

之飾喜習飾怒之具而以飾喜之具節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士豈有黷武之弊哉是則先王之微意也騶虞言設蓬紕縱以見遠人之地虞人之野皆由其道而得其宜焉以二官之至賤至遠且能使鳥獸草木蕃殖而稱其職若是又況其貴且近者乎此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則諸侯之於天子也春之朝夏之宗秋之覲冬之遇以至比年之小聘三年之大聘豈或違其時者哉此所以樂會時也采蘋者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所用有常器所奠有常地此所以樂循法也采蘋言奉祭祀則不失職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爲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爲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爲節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爲節前言官備此言備官前言會時此言時會者蓋能

備官故形於樂也能樂官能時會故形於樂也能樂會時
焉內能明乎節之志則外不失其節之事矣志明而事不
失則功成於國而德行立於身矣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
矣功既成於國體以之安焉非德之盛者疇克如此
馬氏曰騶虞爲節以至不失職爲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
蓋天子所貴者德教而已官備則德教有以行故以騶虞
之九爲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
則功成於一國至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
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
虞一國之風而爲節於天子采繫諸侯夫人之詩而爲節
於士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
詩者不以迹害理矣

山陰陸氏曰虞人翼五紀以待公之發可謂官備矣吉日

曰烝率左右以燕天子狸不疑不睡又有文焉若是者可
以會矣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亦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八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

曰流其工于幽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為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重焉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偕俱也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祖饗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

具耳又曰一不適謂之過註云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教註云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註云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註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不貢士也

廬陵胡氏曰歲獻獻計偕之物也於是貢士鄭謂歲獻每歲獻也貢士三歲一貢此蓋書傳之說竊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爾與書傳異也鄭義非

藍田呂氏曰古之選士必以射者非專事於射也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固以德進言揚選也天子又試于射宮而進退之將以考諸侯所選之中否而從之有賞罰也射者男子之事也男子之事必有志於四方禦侮扞難則其任也故桑弧蓬矢設於始生士不能射則辭以疾蓋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及其禮射則容體欲比於禮節欲比於樂

而中欲多非其志專一則不能也非動容閑習則不能也
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由此觀之射雖
一藝而可以觀人之德行則先王選士之意微矣學者間
燕肄業樂而不流究節文之義理亟習之而不倦足以正
志意和容體以養人於善此先王所以制射禮故曰事之
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也天
子試士於射宮以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反此者不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唯射與祭為
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敬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
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則其誠可以事鬼神矣諸侯以貢
士之數與於祭不與於祭而有賞罰以行益地削地之法
焉則諸侯所以為諸侯亦以射選也故曰射者射為諸侯
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

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
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
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
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
狸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也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
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
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蘋為節也比謂與禮
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
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
至投壺則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
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焉故曰射者
為諸侯也

山陰陸氏曰據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

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大射也故士不與知然者以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知之也亦天子多賢大射擇賓宜不至於士據若賓射則士射豈侯然則此經云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奈何曰射固所以選士特大射不爲諸侯與士設爾故曰諸侯在廟則皆北面詔相其法又諸侯歲獻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而中多者得與祭據此大射不爲諸侯與士設可知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苟非禮樂未有可以數爲者也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流亡孟子所謂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也

長樂陳氏曰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宮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

人材其遺乎又曰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

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氏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爲與

孔氏曰上經說諸侯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

之節者此狸首之詩也但此篇有狸首字故以為目若騶虞詩其字亦在篇內也侯氏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小大莫處言燕之時大夫君子及衆庶之士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則燕則譽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有聲譽是諸侯自為修正之具鄭註樂作而射見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故燕禮脫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藍田呂氏曰國家閑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為諸侯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羣臣至於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於則安

則譽則兵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者也

嚴陵方氏曰侯氏即諸侯以旁出於天子故以氏言之若韓奕言侯氏燕胥覲禮言侯氏亦皮弁是矣言曾孫以見世為諸侯其功德非一世之積也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養諸侯者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已故也

山陰陸氏曰正言曾孫著諸侯如此非一世之習也四正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豳侯二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一
五
王相臣
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旌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鄭氏曰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竒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竒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者耆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

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孔氏曰此一節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註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也獻賓及介與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敗軍之將言無勇亡國之大夫言不忠且無知與爲人後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竒之是其貪財也竒謂配合之外更有竒隻也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以誓衆而說所誓之事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六十曰耆七十曰耄自幼壯以來行孝弟者耄而愛好於禮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修潔其身以俟

死問衆人有此諸行則可在賓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精於耆耄好禮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案鄉射司射比衆耦于堂西此出延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黜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勸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孔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故矍相之事謂聖人有是意則可矣謂聖人使門人言之則非也雖然語亦有理也故不得不解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旣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爲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事既卒則衆賓皆在賓

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觶以衆官皆在賓位故有不在
此位及去者處者存者之辭也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
惡者不入賓在賓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
者處耳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皆有負於世
非賢能者也舍其親而爲人後有所利之而與求焉是爲
與人爲後與人爲後者見利而忘親此君子之所不取也
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德有立矣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德有成矣蓋士之
立於世無惡者寡矣無惡者有之有立者寡矣有立者有
之成德者寡矣不在此位也者疑辭也蓋言在此位也衆
所會聚簡別賢不肖人所難言也故以疑辭示之猶言文
不在茲乎蓋言在茲也不曰乎而曰也者蓋深示其不斥
言也

嚴陵方氏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射至於司馬謂
射至於使司正爲司馬之時蓋司正則以治禮名之司馬
則以治兵名之也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
爲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爲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
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
類也夫貴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爲人後者不可以謀養幼壯孝弟者幼而孝壯而弟也孟
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此之謂也流俗言不知所從來也修身以俟死則死而後
已也學貴乎力故曰不倦禮貴乎常故曰不變道貴有序
故曰不亂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者不倦之謂三十而立
者不變之謂四十而不惑者不亂之謂好學然後能立於
禮立於禮然後能至於道故言之序如此不謂有如此者

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耄同孟子曰反其旄倪勵與僅同

清江劉氏曰先儒謂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且唯人無後故求後未有有後而又求副者此非子路之指蓋與之者干之也求之也庶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係族人嫡子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爲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不爲子異姓而爲人子非干歟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由之所惡也然則異姓何以有爲人子者曰世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安其室於以適人少依其居長從其姓貴利其祿富

利其貨而莫之自外此亂之甚者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與爲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圖之外者去與處半以言其圖之內者而勵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賓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耄好禮則未至於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

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觀者如堵牆爲孔子來是以如是之多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唯賢者發而不失正鵠故曰不在此位聞公罔之裘之言而去者蓋不能保其必勝者也故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公罔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蓋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

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鄭氏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名及鵠與侯之文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及君臣皆放此故鄭註云某之鵠以父子君臣不定一故稱某也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

雖共射一鵠各射已所主之鵠也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
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
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數有慶賜
堪得久爲諸侯不中則數被責讓不得久爲諸侯非爲射
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
階並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南面回
還視侯之中鄭註還視侯中謂此時也凡天子諸侯卿大
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
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
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而士無
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
故鄭註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
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豸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

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
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
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註考工記皮
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
三侯鄭註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註云則
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註云糝雜也豹鵠
而麋飾三曰豸侯鄭註云豸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
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
射侯無文於諸侯旣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
侯豸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
故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凡皮侯者各以其皮飾侯側又方制其皮以爲鵠故鄭註

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制之以爲韋謂之鵠
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爲雋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
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
士射豳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
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
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
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註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
之間名題肩爲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
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
二正之侯又飾以豳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
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
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

也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
鹿豕鄭註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
熊麋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
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
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
此也鄉射記不別畿外畿內之異則諸侯以下內外同也
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
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
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並同
賓射之法故鄭註云鄉侯二正此外又有主皮之射凡主
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
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

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弧弓以授射甲革槌質者是也

藍田呂氏曰謂之射者有二義曰繹也曰舍也繹者各紬繹己之志如所謂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是也舍者發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言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發必中矣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鵠鶻名小鳥而難中參分其侯而鵠居一則鵠者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為的者也射之為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己為之鵠射者各射己之鵠意曰為人父者不中則不得為人父為人子者不中則不得為人子為人君為人臣亦然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以謂之射侯故古之射者志於中也

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而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天子將祭擇所以與祭者故先射於澤後射於射宮所以重黜陟且明天子所以嚴祭祀也以是為諸侯之賞罰所以明政刑且帥諸侯之事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繹若紬繹之繹言其繹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各繹己之志者若為人子為人臣各繹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為之鵠為人父者所志在於為父故以所射之鵠為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為人父故也所謂

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已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夫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至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自卿大夫而上皆在所擇然止以擇士爲言也以士卑而衆尤在所擇故也山陰陸氏曰舍讀如舍矢如破之舍舍無義也故經釋繹而已王文公曰鵠遠舉難中之則可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同是射侯也而謂之射侯主言大射則射侯者射爲諸侯正在於此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則所謂射侯蓋亦取如此故曰大博物博有是哉

新安朱氏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昇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又重言之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也此宮蓋於寬簡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

圖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在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楫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是知於澤中射楫質而已又鄭註司弓矢云樹楫以爲射正射甲與楫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此總云進爵絀地故鄭云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長樂陳氏曰古之聖人齊明以澡心而致其恭於內盛服以治身而致其恭於外固足以致神明之來格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禮也故又俯而取諸人尊有道任有德承之者也舉賢而致之庸之者也聚衆而誓之威之者也承在禮庸在仁威在義仁義禮是吾之於祭也可以無憾矣然

用之而不擇與不用同擇之而不以射與不擇同故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夫非以射之足以盡人之能歟衡心之平然後可以持弓之審繩體之正然後可以持矢之固蓋心不平則弓不審而不正則矢不固此性命之理寓於冥冥而世人未之或知也先射於澤宮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廟是已能者陟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爲有射也

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野言宮則知其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讓曰絀地知慶之爲益地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

五十五
謂也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唯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其子也

藍田呂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愧於食是

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爲合東與西爲合南與北爲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用穀謂用穀米食之故曰飯食之謂

馬氏曰先其所有事而後敢用穀者論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儒行曰儒有先勞而後祿皆此意也

天台陳氏曰案賈誼新書載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據此禮則應有五弧矢言射中央而不言天地其言粹矣不知作記者何所考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鄭氏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是仁恩之道唯求諸己故恥其不勝而爭中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因射亦有爭也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經云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鄭註勝者袒決至升飲皆大射文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爲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至於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則反尤諸人蓋不以爲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學故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矣而獨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飲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乎飲也

嚴陵方氏曰爭者德之逆君子無所爭曰無所則與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無所同義君子雖無所爭然有所必爭

者則有在乎射也揖讓而升堂復下而飲不勝則材養不
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
而不爭乎王氏謂求勝人而害之者小人之事也求勝人
而養之者君子之事也

馬氏曰射者仁之義也蓋始於由己而成於反己者射也
故愛人不親反其仁然後爲仁射而不中反其射然後爲
射此仁之與射所以同道夫豈有怨乎彼哉然雖不怨於
內而不可以不爭於外不怨所以爲仁而必爭所以爲知
也蓋射之爭爭於揖讓升降之間而非射之爭則爭於財
利忽圭之際則其爭也君子君子無所事爭必也射乎以
言其爭出於不爭也

新安朱氏曰此言君子恭讓不與人爭唯於射而後有爭
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

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
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
彼有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
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何以射者言人之
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
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
以爲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

失正鵠言其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是難也
不肖謂小人也若小人何以能中引詩小雅賓之初筵之
詩鄭註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
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
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
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若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此
責己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
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
之輕也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
者乃所以辭也養則利之也爭辭養乃所以爭辭利也異
於衆人之所以勝負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射之爲藝非
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射以樂爲節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

國甫

而中多故曰何以射欲其節比於樂循聲而發發而不失
正鵠故曰何以聽何以射者體之所動不在乎他也何以
聽者耳之所司不在乎他也是謂用志不分不過乎物推
是道也將無入而不自得況於射乎居是位也行是事也
其心也或之乎彼也或之乎此也一出焉一入焉將無所
往而可也故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射而不勝爲勝者所飲則非爾爵也是彼爵
也彼爵所以養老養病之爵與彼康爵異矣詩曰酌彼康
爵以奏爾時康爵不病之爵

長樂陳氏曰鵠之爲物遠矣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爲
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何以射爲不主皮
而射也何以聽爲循樂之節而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
也如此而已蓋不主皮而射則其容比於禮循聲而發則

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十九

燕義第四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君臣賓主之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大羹宰夫爲主菹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宰夫執觶酒設于豆東而不獻此燕食之別也饗

禮雖無文然雜見于傳記之間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
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
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于賓館故
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
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凡設而不倚則無脫屨而
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于賓館此燕饗之別也蓋禮
者主於接驩故至於請安請醉旅酬無筭爵少紓其敬也
故其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
此所以示慈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
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爲
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是也有燕賓客者則記云若與
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上公三饗
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燕

是也有養老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
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有因燕而射者
大射禮是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無所
不用則燕之之禮不得而廢焉近自乎九族同姓與夫兄
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
不有恩以見其愛莫不有愛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
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爲燕也竊嘗求之矣行葦之序
曰周家忠厚故能內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嘏洗爵奠
斚是所謂燕九族同姓也而與夫類弁之刺異矣常棣之
詩曰閔管蔡之失道而其詩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
謂燕兄弟也與夫杖杜之刺異矣伐木之詩曰友賢不棄
不遺故舊而其詩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所謂燕朋友

也與夫谷風之道絕異矣若夫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
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是已其
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夫以湛露之諸侯爲中國
則蓼蕭之所以燕諸侯者皆謂之四海豈非夷狄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
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
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
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
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

鄭氏曰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
也卒讀皆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
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

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天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
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
以爲說

孔氏曰此一節以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先陳庶子之事
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
是燕禮有庶子官云古者周天子官謂作記之人在周末
追述周初之事也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
則同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
文也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
之事所以官名庶子也戒令者下文國有大事則率國子
而致於天子其事非一故鄭註云致於天子之事也與其
教治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分別其貴賤之等正
其朝廷所立之位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

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
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爲別但諸子
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適子也謂
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
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
故鄭註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
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
國有大事之時則進致諸子於太子唯任太子隨時所用
也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以車甲合會之以
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
治理也正役也諸子既統屬太子隨太子徵發司馬不得
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
小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爲國

子存游卒者未仕者之中既不與尋常政事但使之修行
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
時合此諸子在於射宮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之高下而
進退之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註云貴游
子弟王公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副貳
者故鄭云未仕者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陳即周官諸子之職也其文有少異
諸子掌國之倅此篇云庶子職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
國子即卿大夫士之子也倅者貳也子之爲父後者皆所
以貳於父也必用國子之卒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
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
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
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

信矣率國子致於天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天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而已久賢不肖之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也戒令謂任之征役也別其等謂父爵爲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也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也庶子之官者國子之師也游卒國子之未仕者也未仕則庶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也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修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材也合聚也春聚之學宮秋聚之射宮考其詩書禮樂之藝以進退其能不能以選才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而下之子其長與倅皆在所掌所以爲庶也且諸侯而下其子總謂之庶子則又以別於天子故

也下言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則庶子之職固及於國子矣止言倅者舉下以見上也長子謂之國子則以有國名之也卿大夫之子非有國者之子而通謂之國子者舉大以該之也以國子爲有國之子則知天子爲有天下之子矣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之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經言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又言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則位有貴賤矣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教國子其養固亦及於倅矣然以國子爲主庶子職庶子之倅固亦及於國子矣然以長爲主則大故其職列於地官以倅爲主則小故其職列於夏官地官掌邦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爲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爲主周官謂之諸子此謂之庶子者諸庶皆衆也其

實一也猶之周官謂之宗伯而記則謂之宗人周官謂之甸師而記則謂之甸人也甲兵之事戎事不止於用甲兵止以是言之者甲以自營兵以勝敵戎之事如斯而已首言大事則戎事亦在其中矣授之以車則馬可知矣授之以甲則兵可知矣合其卒伍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軍法治之也率國子則倅從之可知矣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子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民畜之故也若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之類所謂戒令也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類所謂教治也先言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以戒令者庶子之職所主故也後言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以教治者庶子之職所兼故也

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官記

者之言燕義必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凡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石林葉氏曰辨其等則親疏有序正其位則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天子之嫡曰大子諸侯之嫡曰世子者蓋對而言之則有異離而言之則諸侯之嫡子亦通稱為大子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所以致義司馬弗正所以致仁庶子所治仁義而已矣師氏教國子而貴游子弟亦學焉此言國子存游卒者蓋師氏所教則嫡子者也其游卒則諸子教之德有體所以修道無迹所以學春而合樂於學宮順陰陽之動也秋而合聲於射宮順陰陽之靜也射宮所以擇其賢否故曰考其藝而進退之盱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抑又取

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傭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天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轡長馭遠有如是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鄭氏曰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

相近

孔氏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適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及下居主位莫敢適之義皆記者之辭也公卿朝臣之尊賓又有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君也爲其嫌疑故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鄭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註彼云諸者容牧有三監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

藍田呂氏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公升即位于席西鄉而與燕之諸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爲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必爾之者所以定臣位也既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爲主人以獻賓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己尊莫亢而必伸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爲賓而必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至于以宰夫爲獻主則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矣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受爵拜君皆荅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賓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理未有不交而成者也

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君臣父子長幼夫婦之倫吾性之所固有也君子之所以學先王之所以教一出於是而已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之大分謂之經其屈伸進退周旋曲折之變謂之紀大德敦化經也小德川流紀也禮儀三百經也威儀三千紀也故君臣之義其經見於朝覲其紀見於燕禮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王燕則於司儀見王之所以燕諸侯者皆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是也於膳夫見王之所以爲燕者皆非自爲主者也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是已於大僕見王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之地也故曰王燕則大僕相其法是已於酒正見王之所以燕飲者亦必有多寡之數

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是已於韞韞氏見王之所以燕者亦必有樂以爲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是已然而其實客牢禮之物獻酬交錯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不得而攷之而穎達所以謂天子燕禮已亡者或是歟邦國燕至於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又所以明嫌疑而不瀆別貴賤而不亂推而通之雖治教政令之所行民物事爲之所尚者莫不皆有以致其象寓其意此諸侯燕禮之義也蓋東南者天地溫厚之氣也而接人以仁者主人之道故君之所立者萬物皆相見之地也爾卿大夫皆少進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於褻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人以次就位是也阼階之上所以爲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面乎西

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德是諸侯者屈之而爲臣伸之而爲君夫卿大夫豈其偶者邪此所以西面獨立而無敢敵者也然猶未也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爲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爲主而大夫爲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大夫者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爲賓而不以卿言卿爲賓而主之者在君則體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爲其近君也亢爲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爲獻主而大夫爲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南鄉爾卿大夫者以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居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

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至於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焉是乃所以深明君臣之義也適即適也適相當則爲敵故也宰夫乃天官之膳夫爾非天官之宰夫也然亦謂之宰夫者皆以變制爲事故也杜蕢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蓋謂是矣使宰夫爲獻主者王氏謂燕飲酒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爲獻主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所謂獻主者主人飲賓曰獻蓋攝主人而獻賓也亢禮莊子所謂分庭伉禮者也

石林葉氏曰言君南鄉則卿大夫少進而定位必北鄉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荅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荅之於上上下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謂特賜臣下之爵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

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禮無不荅言凡臣之拜君無不荅所以示爲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是安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

藍田呂氏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酢之禮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既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

明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荅拜以明君上發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興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唯其取之以什一故繼之上用足而下用不匱也什一爲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夫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石林葉氏曰上以爵祿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

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無不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道民而有功則勞心矣民出絲麻穀粟以奉上則勞力矣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方其君舉旅於賓而賜爵也固有惠於下而下拜之明其治人也及君答拜者明其食於人而已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則政常寓於君臣行禮之間而禮常見於為政之際未有禮非其政而政非其禮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鄭氏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氏曰此明尊卑上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

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
媵之觶以酬賓賓于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
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
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
卿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
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
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
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夫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
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
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
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
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釁升堂坐之
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觶于公公

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
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
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
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
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疏長幼貴賤賢不肖
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
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肩隨之異故
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卑與隸僚僕臺也君
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貴之義有
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
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
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

之義極其密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嚴陵方氏曰小卿即下卿也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爲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爲大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之次如此獻庶子之後則不舉旅行酬者庶子卑故也周官諸子以下大夫二人爲之而此則以居士之下者蓋諸侯之庶子故也由士而下無爵則此所謂士者上士而已容庶子以中下之等爲之等者二下之義差者多少之差

石林葉氏曰獻卿及於士而後至於庶子者所以體異姓也蓋內朝以親親爲主則庶子在所先外朝以賢賢爲主雖庶子必在所後

聘義第四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

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旌旌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藍田呂氏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聞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疎遠邇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覲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殷親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
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
焉是也儀禮所載聘禮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所以釋
其所載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
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
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
使士迓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
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
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弗敢質質謂正自相當三讓而後
傳命傳其君之聘命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此

揖讓主謂賓也小行人職云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
客則受其幣聽其辭敬讓者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
也

孔氏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
下也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也介所以傳達賓主之命禮
之至極也三讓而後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
以人客之禮待己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后傳
聘君之命案聘禮註云賓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末
擯亦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即此傳命也三
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
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
入廟門也三揖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
也當碑又揖三揖也而后外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

賓外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外賓乃外也凡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傳命與入廟門皆賓先讓若三揖至階三讓而外雖主人爲首皆由賓讓而後至於三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是揖讓皆賓爲主也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使士迎于竟也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也大夫即卿也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外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辱也此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彼君之命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

於斯禮者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賓介此飲酒之賓介也大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賓介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賓介也聘禮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五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爲文也爵之高者其介多爵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爲文也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使之受命不宿于家入竟而死以棺造朝介攝其命備豫不虞如此其至不敢以死而弃之則皆不敢質之義也不敢質故致文也其所以必致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所謂已慤已慤野人之義也非君子交

際之文也君子之交際動無不文禮無不答故於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賓所以敬主人也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貺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賓也賓主之交爭相爲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不用民所以休息也傳命入廟門皆三讓而聘禮不載有所略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而使臣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

故曰弗敢質質對也致尊言主人之尊賓致讓言賓讓而不敢受迎于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因爲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貺者拜受所賜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山陰陸氏曰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父子之間以質爲敬君臣之間以文爲敬

石林葉氏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聘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順所以致謙故傳命而後入門入門而後升階三辭三揖三讓者謙也恭所以致勤故主愈近則禮愈加士迎之

大夫勞之君親拜之勤也謙則能相下故不相陵勤則能相敬故不相侵諸侯所以兵不用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饌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孔氏曰上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註謂其位相承繼又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親執醴以禮賓也故聘禮賓行聘訖室

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己禮面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覲謂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記者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故曰面也致饗饌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饌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饌五牢註云牲殺曰饗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一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國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與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

親接賓或使人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藍田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賓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儀皆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而言之也鄭氏云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以王所以待諸侯之擯爲諸侯所以待賓客之擯恐未然也擯有三者亦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所以接承上擯之事故曰大夫爲承擯紹繼也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其擯之事故曰士爲紹擯聘禮賓卒聘事奉束錦請覲所謂

私覲也賓朝服問卿既致命出賓而如覲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或有以私面爲見君者蓋列而言之則有見君見卿之別此篇及聘禮所云私覲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即私覲亦可爲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獻私面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蓋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賓及受私覲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賓出擯者取幣牽馬出請受于賓賓禮辭聽命乃牽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其敬者也既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覲此臣獨致其敬者

也設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饗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歡還圭璋以成其信此獨致其敬者也

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爲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又謂之僎者鄉飲酒禮異也言上擯則知承之爲中擯紹之爲末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覲者與君言鄉臣言面同義然周官言私面而不言私覲論語言私覲而不言私面者蓋合而言之皆見而已饗則以酒爲主食則以食爲主燕則兼酒食而燕樂之也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以至於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饗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食以食爲主則尚禮饗燕以酒爲主則尚恩尚禮所以接於外尚恩所以結於內接於外者不可煩故食止於一而已結於內者欲其篤故饗所以至於再而燕禮所以至於無數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十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侵陵是自爲正之具也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君不親自饗食所以使賓恥愧自相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也案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云小

聘曰問故鄭知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
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此經謂諸侯自
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
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藍田呂氏曰王制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言諸侯之聘於天子也此篇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使者聘而誤主
君不親饗食者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
異也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
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
相交也必求乎䟽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
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

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
義而不相陵也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先王之制禮以善養
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
可勝行之憂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
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
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大下之
亂所以止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
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禮之節
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為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射以
選諸侯之貢士以數與於祭數不與於祭而行慶讓則諸
侯必自為正於射禮矣聘以勸諸侯之交好使者之誤主
君不親饗以愧之使者之愧有國者之愧也則諸侯必自
為正於聘禮矣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故其

義皆曰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貴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嚴陵方氏曰相厲以禮者天子制諸侯以聘而使之相尊敬則各相勉厲以禮也使者以傳言爲事傳言而失豈足以爲使乎故主君不親饗食而愧厲之也愧以愧其心厲以厲其行也禮以節爲事故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禮以敬爲心故相厲以禮則內不相陵也不相侵陵則兵不用各欲正己而已又安用戰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璋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饗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加於束帛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重者難以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諸侯相厲以此則上行下效而民皆作其廉讓矣鄭註禮必親之言若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所有執往行禮也既不親往則不以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之也璧琮是財輕故可遙復之藍田呂氏曰聘禮執行人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尚於

玉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我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典瑞所謂琢圭璋璧琮以規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饗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嚴陵方氏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聘夫人則以璋饗若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饗其禮為尊尊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為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固有藻然特藉玉以為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為財也故後言圭璋特達以此

廬陵胡氏曰若諸侯朝天子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小行人饗天子用圭饗后用璋是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

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宰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鄭氏曰厚重禮厚此聘禮也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并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上公之臣出入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案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案

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鄭註云薪從米芻從禾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鷺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註掌客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餼少牢饗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古之用財不能均平常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古之用財既有隆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如此豐厚者言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過用其財也若用財能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

藍田呂氏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

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唯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也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饗餼者致重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二羞俶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者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而儉嗇者不敢不盡也不敢過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積若委積之積羣介皆有餼牢則無飪腥矣以殺於使臣故也燕盛於饗饗盛於食於食則一於饗則再於燕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分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

山陰陸氏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懸也蓋日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侯伯再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倣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羞從時賜也故曰禽羞倣獻

石林葉氏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雖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孔氏曰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

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明射者以強有力之人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爲武事故總明之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暫時即畢也幾近也日近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也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若行聘禮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日暮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不敢懈怠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和長幼也以正君臣謂賓射前行燕禮也以親父子和長幼謂鄉射前行鄉飲酒之禮也以上之事衆人所難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有行身能有行則事得其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有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勇敢射之所須強有力聘

之所須天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事謂軍旅數起故用於戰鬪必得勝也

藍田呂氏曰節文之多唯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于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治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未射也先行獻酬之節極於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也若聘禮則受聘受

饗請覲然後酌醴禮賓無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禮成故射禮兼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聘之爲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爲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止齊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常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則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修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

嚴陵方氏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賓聘亦有射故因而明之且賓有賓之射則聘有聘之射明矣自質明始行事而下以言聘之難行也自酒清人渴而下以言射之難行也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楊子言日昊不食肉射又至於日

莫者以先行禮而後射故也一有一亡爲有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義理禮之文也而無文不行故有行之謂有義勇敢言其發於內者強有力言其形於外者兩相交爲戰我克彼爲勝戰勝則因與彼敵故曰外無敵禮義則本乎我治故曰內順也戰勝合天下之公義故用之於禮義則足以順治爭鬪由一時之私忿故誅之以刑罰而謂之亂也

山陰陸氏曰禮成猶言反饋樂成樂於是成焉爾非訖於斯也鄭氏謂禮畢非是齊內也莊外也正內也齊外也有義之謂勇敢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新安朱氏曰案疏云此雖總結聘射然自酒清肉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唯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勝則無敵者此者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珉石似玉或作玢也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歲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

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言念君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

孔氏曰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辭也孔子言貴玉由其德德非以少也玉色溫潤而澤故似仁玉體密緻而堅剛似知廉稜也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故似義垂之而下墜似禮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其擊之終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故似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與

地同也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引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證玉以比德也

藍田呂氏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聘義之末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礪之賤非以多也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礪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淳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而欲下

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訕然所謂終始若一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于繳如以成歌者止如橐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訕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炤乎內外瑜瑕不能相掩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忠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爲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爲浮以尹爲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于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于山川也如君

子之達于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
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
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爲物
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

長樂陳氏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
凶荒所以用其仁也齊有食玉所以用其知也牙璋以起
軍旅所以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所以用其
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所以用其樂也邦國以玉節所
以用其信也琬圭以結好琰圭以除慝所以用其忠也四
圭有邸以祀天而蒼璧以禮天此用其能達於天也兩圭
有邸以祀地而黃琮以禮地此用其能達於地也圭璋特
達此用其能達於德也已饗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

古之爲器以用玉之美者也古之言比君子於玉者若此
於仁則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也又比於知則詩曰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也有比於樂則孟子曰玉振絳始
條理是也有比於信則揚子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是也
有比於忠則傳曰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是也有比於德則
詩言如圭如璧是也有比於道則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
匱而藏諸是也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 又樂書曰義
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爲本禮樂仁文也
仁義資之以爲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爲尚故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爲文故也君子比德於
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歟

嚴陵方氏曰君子貴玉而賤珉者豈以其多寡而爲貴賤
哉玉之所以可貴者有德存焉爾故曰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下文所言皆其德之別也澤則言其潔而明也廉言有分際以自守劇言有刻制而無傷禮以卑爲體而以重爲德故曰垂之如隊禮也

山陰陸氏曰廉而不剡義也若陳仲子廉而剡者也孚尹旁達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言玉堅貞之德外達信也升氣如虹上達隱見無常是之謂天精神見於山川所謂石韞而山輝水爲之五色此歟精神妙矣以猶有所麗是故謂之地

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剡義所以充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修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

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掩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馬氏曰玉之爲德散而言之雖有十者之名合而論之皆謂之德君子之所貴者特此德也然詩曰溫其如玉則溫者溫潤之仁而已其能盡玉之德乎蓋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也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以溫夔教胄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而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豈非溫者德之始歟觀夫天時以春溫爲四時之始皆此意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

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然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冠義修之身者也昏義修之家者也鄉射修之鄉與國者也燕聘四制修之國與天下者也其序如此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

孔氏曰此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又明二年喪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天地之間皆禮以體定之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從宜取之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人道具矣此總結四制之義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之意象法天地以達天下之情而已書曰天敘有典體也人倫之謂也天秩有禮用也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類也二者皆本於天此禮之所由生也禮之有吉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廢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為父斬衰三年為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廬陵胡氏曰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體者何也禮也所謂大體者何也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禮之大體也非禮之大體不足以為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之大故曰訾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三者也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

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恩制并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門內之親故得行私恩揜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公朝當以公義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言操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也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故曰貴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同為南面臣能極敬故曰尊尊也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

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同於父也
藍田呂氏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以恩
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
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于無窮則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
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
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
不以權制也故恩莫大於父服莫重於斬衰極其恩而制
其服也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
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
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
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以義
制者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

情之過者不至于滅性傷生則不止也情之不及者不知
其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
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沐浴晝而小
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
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然先王制禮必
立之中制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此道之所以
行而無弊也恩雖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
三年苴麻之衰所以爲至痛飾也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
敝而不補葬之爲言藏也封之所以識也非求乎高大而
終不夷也故墳墓不培衰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
祥而後樂者皆所以示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爲
之節也魯昭公十九有童心比葬三易衰傳亦記其違禮
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

五ノ四九
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不
修墓者先王所以節孝子之心孝子雖所不忍言而不敢
過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禫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
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
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子路出子曰又
多乎哉踰月則善矣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田此觀之既禫徙月然後可樂然孔子亦未
以朝祥暮歌爲非而既祥五日彈琴乃躬行之何也蓋祥
者吉也自練至于祥漸而即吉則古人既祥可樂矣然又
至于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以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
子謂加於人一等雖之則樂可行於既祥然行於既祥善
也既禫猶不樂此加於人一等也記謂孔子既祥五日而
彈琴又曰踰月則其善其說皆可疑也此篇乃曰祥之日

鼓素琴告民有終其說尤不可取除喪乃可爲樂未聞爲
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也謂既祥而
樂猶可矣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

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
父斬衰服三升則服之重者莫如斬衰服之重輕凡以稱
恩之厚薄爵有貴賤而貴莫貴於君位有尊卑而尊莫尊
於君故曰貴貴尊尊

馬氏曰貴貴者以賤言之尊尊者以卑言之有爵者爲貴
無爵者爲賤尊者爵之上者也卑者爵之下者也士庶人
無爵故爲賤卿大夫有爵故爲貴有爵而爲貴則不可以
謂之賤也其視於天子諸侯卑而已矣故曰貴貴者大夫
之君也尊尊者天子諸侯之君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菽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

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
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
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者見無
二尊也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
始存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孔氏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
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苴麻
之衰雖破不補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鼓素琴
始存省此樂以上事教民哀有終極以禮節爲限制此下
申明節制欲尊歸於一言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恩愛雖
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毀謂瘠其身毀而過制則
傷生矣鼓琴固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
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事君同事父之敬而愛
則異者以其內外之別也事母同事父之愛而敬則異者
以其尊親之殊也

馬氏曰君者疏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尊同故爲君斬衰
三年以義制者也母者親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
父在爲母齊衰朞以權制者也疏者宜殺而以尊隆之故
曰義親者宜隆而以卑殺之故曰權權不可以爲正者也
賈氏曰子爲母屈而朞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朞而除
三年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

儀禮疏

河南程氏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朞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
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

一年外以墨纁終月筭可以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髹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髹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髹或爲免

孔氏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者爲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

爵之人也曰擔主者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註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謂未成人之婦人幼少之男子也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不能起須人扶也大夫士既無百官喪服須已言而後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髹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辦麻繞髹禿者無髮故不髹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減性故酒肉養之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通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

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八也庾氏云父存爲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科

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爲母齊衰菴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秃者不疑偃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所謂凡此八者父在爲母齊衰菴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不疑五也偃者不袒六也跛者不踊七也老病不止酒肉八也先儒以爲母菴爲屬前章而加扶而起爲一夫不言與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面垢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父在爲母菴正以權制而云屬前章非也庾氏之取父存爲母爲

一而不知扶而起非權又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先王制禮其本致一而不可二也婦人已嫁爲夫斬菴其父齊衰菴其致一於夫雖父不得而抗也親莫隆於父母父在爲母齊衰菴其致一於父雖母不得而抗也故愛有等差仁義所以並行而禮所由立致于一也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毀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喪服傳曰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氏以擔音假曰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字訓未之見恐止音擔擔負荷也負荷所主之喪故授之以杖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

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嚴陵方氏曰伊耆氏言軍旅有爵者杖則不特喪事爲然凡以優貴者也三日五日七日則以爵之貴賤而爲授之早晚節也凡此皆非禮之經故曰以權制權者反經而合道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反樂

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鴛鵒之鵒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喪三年爲限節暮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漸減殺也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此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旣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對而不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

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執親之喪創鉅痛深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

憂然喪必有月筭服必有變除天地已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暮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暮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墜王者之貴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書

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鄭氏不見古文尚書其說迂遠殆不可取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謂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非人君而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者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故備引五服之喪哀之發於言語之節也

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中宗中而已高宗中而高焉故曰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菴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孔氏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知愛親知者居喪則合道理強者居喪則能守其志節用禮以治事用義以正喪禮則是孝子弟貞婦也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

則孝子弟貞婦可得而知也側怛痛疾悲哀志慙事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其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于襲含斂殯之具賓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